陳氏綱鑑要編

十七八

漢書門 類
八七八一 號
六七 函
一 架
一二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七八一 號
一二 冊
一
二八四函
二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781
冊數 12(8)
函號 284 94

十七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綱鑑要編卷之十七

芝臺陳仁錫 評　仲飛林夢熊 校
明　穀山于愼行 摘　稚通張春卿 輯
心謙陳臣忠 纂　林然陳　森 參

德宗皇帝下

乙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以盧杞爲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帝果欲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

淺草文庫

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帝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高復於正牙論奏（正牙與衙通正朝也）帝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帝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帝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帝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帝悅杞竟卒於澧州

夏六月以韋皐為西川節度使

朱滔死以劉怦為幽州節度使（李晟言赦李懷光有五不可）

秋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為都防禦轉運使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帝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轉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

與太宗不喜得高麗喜得仁貴同

三面懸絕攻之未可歲月下臣請以單騎入之帝曰朕寧失陜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帝乃許之泌見陜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陜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自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八月爲燧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帝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帝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帝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廻耳帝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

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賁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瓘亦自殺

罷討淮西兵

帝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希烈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時李希烈據淮西）則負罪者自疑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李希烈縱未順命斯爲獨夫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歟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此詔甚好

以張延賞爲左僕射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

晟偉人必不介意

延賞實不肯相晟爲公非爲私

九月盧龍節度使劉怦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丙寅　三年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

爲節度使

秋七月陳僊奇爲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爲留後

吐蕃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九月置十六衛上將軍 帝與李泌議復府兵因有是命卒不能復

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敗之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吐蕃尚結贊敗走 結贊吐蕃相名吐蕃俗不言姓官族曰尚結贊官族故稱尚 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還

冬十一月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 皆滉勸之也

十二月李晟入朝

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爲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憾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爲相

吐蕃可以離間忠將恃延賞相也

憾可釋也薦爲相誤國奈何

丁卯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晟忠而智延賞愎而愚渾瑊有誠而無識

社稷臣用心

此二將失渾瑊矣

夏閏五月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

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帝計遂定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加晟太尉罷鎮以渾瑊爲會盟使將二萬人赴盟所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奏論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爾帝始命駱元光韓遊瓌等屯洛口以爲瑊援與瑊連營相次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非盟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遊環表言虜劫盟帝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由是惡燧初尚結贊惡晟燧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和執瑊以賣

元光不辱應援老將亦爲此語

亦是至言

上言大關疑端故須兩台說破

燧使並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

六月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帝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帝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帝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

秋七月以李昇爲詹事

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帝入駱谷衛士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鞚帝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帝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公主肅宗女適蕭昇）密以白帝帝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帝曰何以知之泌具爲帝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郜主乃

獨相者言知之

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帝笑曰是也泌因
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
八月幽郜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李昇等由入公主第或告公主淫亂帝怒幽主於禁
中流昇等嶺南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帝召
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
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帝曰卿不愛家族乎
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
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
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

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三者皆本之

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
流涕帝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陛下不見建寧
之事乎帝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
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
相又覩茲事今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願陛下
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無他
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
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皆
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閒一日帝
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

爲上怒回紇故緩言之

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帝慰諭不許

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帝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帝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帝問之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帝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邪帝曰然韋

人生只爲貪富貴遂埋沒了一半經濟泌累乞骸骨幹如許大事其能言神仙乃辟穀套數何足怪哉

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帝終不許泌乃乞骸骨帝曰朕不憚屈己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帝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陛下在陝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昔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

若遵說彼國家所急在吐蕃非回紇不能制泌苦心謀遠哉

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嘆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已爲是乎帝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何如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爲可怨耳

帝曰朕與之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爲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帝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帝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帝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彊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

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明年回紇來迎公主請改號回鶻冊爲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歸之

戊辰 四年春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帝謂李泌曰諸道貢獻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誅剝帝從之及句勘使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亦說不透

尹起莘曰李泌相業多可觀者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楊炎尚能一言歸財賦於左帑泌乃反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多僻泌皆一一爭辯至是有不能盡言者君子所以爲之惜也

夏六月徵陽城爲諫議大夫

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泌薦之

己巳 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時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帝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

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
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
之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
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既
而泌薦竇參董晉可用帝遂相之參爲人剛果無學
術多引親黨置要地晉克位而已然晉慎重所言於
帝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
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帝前者不足道也
于文定曰晉之相業未知何如其時天下安危未
必能有所撟正其語則知大體矣史乃以其循默
能容是見其迹而未亮其心也後之爲相人主之
德意壅之而不宜入告之謀猷則播之而不讋如
晉所言乃王佐之言孔光溫樹之對慎重不泄有
之屯道則未知也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
于文定曰李泌一代才也無論左右肅代治亂持
危中興之功第一如相德宗數事止朱泚之請地
陳韓滉之忠單騎入陜保馬燧李晟之危疑隸天
策諸軍省度支之費明太子之寃定吐蕃之和動

亦足情明□選

中肯綮力轉樞鈐明白正大皆爲不可易之論宜公以外鄰疾一人也唐史乃　之乃謗書也摠之智畧才識高出一世而機警辨博頡頏世資則誠有之受知三朝職親地密而低昂毀譽無所依回所也不及留侯品也非才也

辛未　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爲兵部侍郎解內職（竇參惡之也）

壬申　八年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爲柳州別駕

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帝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竇參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入相第一事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選舉郎令九卿公舉之法而舉主連坐未行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帝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帝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今之宰相卽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

論水災

僚佐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帝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帝欲用延齡判度支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帝不從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

陸贄請遣使賑撫帝曰淮西闕貢賦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仇敵穆公猶賑其飢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

君疑相相自疑黨惡陷邪之始

癸酉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鹽鐵使張滂之請也

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帝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至是憬疑贄排己置之門下由是與贄有隙

甲戌 十年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帝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及裴延齡恣為詭譎贄日陳

如此立朝乃無惡于志齡小人不足惜可惜宣公知人之明耳

其不可用帝不悅待延齡益厚贄以帝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爲言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遂罷贄爲太子賓客

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裴延齡譖贄怨望貶之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貶帝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邪贄等無罪帝大怒太子爲營說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趨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等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唐制封王拜相用白麻紙寫制不用印哭慟於庭乃改城爲國子司業

如此立朝方是獨立不懼

丙子十二年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左右推其子季安爲留後

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

主好利托
淨好兵忠

初帝置六統軍視六尚書（視比也謂統軍資格比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帝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以嚴綬爲刑部員外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言於常稅外或方或圓宛轉說法所致）亦云用度羨餘其寔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刻減吏祿或販鬻蔬菓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戶必防其
漸

秋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

丁丑　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官爲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

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戸及脚價錢入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官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戊寅十四年秋九月吳少誠叛詔削奪其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官軍大潰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乃赦之復其官爵

薛約

貶陽城爲道州刺史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館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道中逸去

以土地易賄賂

己卯十五年春以李錡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

禮部尚書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帝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又以餽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復欲爲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藩落給賜十

薦引斥逐如期而効實亦忠矣

以伎術詭遷術亦是忠言

倍他卒

辛巳 十七年夏五月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以其子士眞代之

癸未 十九年冬十二月貶韓愈爲陽山令

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愈時爲御史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甲申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爲死友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眞敗類也賢者而求進與鄙夫皆無所不至矣

乙酉 二十一年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帝以風疾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人無知者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翰林學士

伾文不罷進奉亦一旨不罷名耳

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互相推奬倜然自得以伊周管葛復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其門晝夜車馬如市尋以王伾爲翰林學士叔文以母喪去位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五坊鵰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賣者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爲質賣者求哀乃挈而去帝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初名淳更名純）

先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爲侍讀（質即淳也避太子諱改）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

擁不可居之功亦在此箋

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懼而出

于文定曰當時執誼附麗伾文謀專大政視黄裳一老卿耳及二王既逐奄奄惶沮而黄裳拜相借其氣勢猶得後貶回視當時意氣何如小人成敗在須臾而揚揚自得以爲無患者大抵然也

秋七月太子監國

中外多疾叔文黨與帝亦惡之韋臯等屢請以太子監國帝許之

以杜黄裳同平章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爲開州司馬叔文爲渝州司戶 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即位

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爲諸州刺史 尋再貶爲諸州司馬

冬十一月貶韋執誼爲崖州司戶

于文定曰執誼爲叔文所傾心附既得相位欲掩其迹時爲異同此小人之罪人也

十二月以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

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求節鉞帝不許徵爲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帝以初嗣位未能討闢因而授之

臯是唐蓟自勳然竟遂以進奉掩之

即處闢一事即知不能平河北

黃裳卓見崇文妙用

憲宗皇帝　名純順帝太子在位十五年

丙戌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謂東川西川山南西道也帝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帝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爾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帝從之帝與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以爲然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帝深然之

杜佑請李巽自代

夏四月策試制舉之士　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以李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

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

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秋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 以其弟師道為留後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意耶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畧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帝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渤辭疾不至朝政得失輒附奏陳論

胡寅曰伊尹之囂囂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臥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

于文定曰士君子出處語默不可處容易也以為當仕不必辭疾以為當隱不必論事身既隱矣言于何有渤之自處非也若元老世臣則不可以此例矣

冬十一月以宦者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 承璀事帝於東宮以幹敏得幸

題公猶私

丁亥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爲河中節度使 黃裳頗通餽謝罷之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得人

于文定曰吉甫進賢報國翕然稱爲得人此一時也何其虛心及牛李對策指陳時政乃惡其切直請令裴垍對策以無所異同俱遭貶逐此一時也何其剛愎旬月之間意向頓殊權勢之溺人如此

李絳

夏四月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

時蜀既平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帝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下詔徵之錡遂謀反遣諸道兵討之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斬之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帝從之帝嘗問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何對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删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人主孜孜求諫猶懼

居易以詩進坡公以詩貶足以覩世矣

國計

不至。况罪之乎。帝善其言謂宰相曰自今事有違宜
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帝悅之故有是命）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戶稅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
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于文定曰西北諸道率在陝西兩河藩鎮則令北
直山西山東河南皆爲化外朝廷以關中爲室隔
數千里賦境止取給于江南八道當時有一跛鼈
之臣捧抔土以塞河淮之路關中立槁矣百年而

牛李之始

吉甫報國之意謂何

此黨首上開之不服其心

開諫

後亡幸也
戊子三年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考官楊於
陵韋貫之署爲上第帝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
訴於帝且言湜學士王涯之甥涯與裴垍覆策而不
自言帝罷垍貶於陵貫之涯僧孺等久不調（唐末黨禍起於此）
秋七月以裴垍同平章事
帝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復擢爲相
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

賑饑

以給事擢宰相宜之

資給優厚從容欵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等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勅裴垍薦藩有宰相器帝擢爲相

爲人光矣

罷進奉名果尓貪甚德宗矣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爲留後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

時制絕進奉均有中人之助首進銀器李絳白居易等請却之帝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奉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

秋七月貶楊憑爲臨賀尉

時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

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吾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後數日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

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曰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議久不決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彼聞成德誅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時吳少誠病甚絳等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帝遣裴武宣慰承宗請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帝遣使諭承宗遣昌朝還鎭承宗不奉詔

以許孟容爲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帝帝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帝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自古未有專令中使領統者也陛下恐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廷臣亦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改處置爲宣慰

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 從弟少陽自爲留後帝以河朔用兵不能討少陽以爲留後

庚寅五年春正月貶元稹爲江陵士曹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爲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帝復引稹前過貶之

于文定曰相如以狗監楊意進元稹以崔潭進其事同也然長卿引疾避世托跡文園近乎不規榮利微之以呰進冒榮爲朝論所鄙之以瓜上青蠅相

詬辱品可知矣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

吐突承璀與承宗戰屢敗軍中奪氣承宗遣使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朝廷以師久無功制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

瀛州刺史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緄遂領軍務

九月罷吐突承璀爲軍器使裴垍李絳奏罷之未幾出爲淮南監軍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帝問爲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帝善其言

冬十二月以李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帝嘗欲遊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帝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帝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故有是命絳嘗從容諫帝聚財帝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憲宗倚翰林爲腹心耳目

淮西平所積爲驕侈之資耳

先出承璀而後相之

吉甫多修舊志

辛卯 六年春二月以李絳爲戶部侍郎

帝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帝嘉其直益重之

冬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

帝御延英李吉甫言天下太平陛下宜爲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

帝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吉甫又嘗言賞罰人主之二柄今惠澤已深威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絳曰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帝曰然

壬辰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

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帝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

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狥公也帝曰善

于文定曰狥私而與之是知有其人也避嫌而棄之是不知有其事也有其人私不有其人亦私總之無容心可矣誠以無心處之雖割恩未必怨內舉不爲私也李絳之言乃大公至正之論聖人所不易者

夏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帝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絳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因命速蠲租賦帝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帝體倦求退帝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恒爲皇太子 崔群不草讓表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

憲宗之財能入亦能出

賜名弘正

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衆憤怒推兵馬使田興爲留後興謂衆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魏博監軍以聞遂以興爲魏博節度使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王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乃遣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賞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日不倦

不可使君父知

癸巳 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德輿無所可否帝鄙之故罷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甲午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爲禮部尚書

帝嘗問李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絳屢以疾辭位故罷

以吐突承璀爲神策中尉 李絳既罷故復召還承璀

秋閏七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 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

乙未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三月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帝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 禹錫字夢得 萬無子母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帝言帝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帝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帝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帝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吳元濟求救於恆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不許帝悉以用兵事委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元衡昧旦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其首度氊帽厚得不死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絃露刃以衛之（殺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

以裴度同平章事

聖主

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帝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帝以爲然悉以兵事委度討賊愈急未幾唐鄧節度使高霞寓爲淮西所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帝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八月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

九月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

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遣李光顏一美婦人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幷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

丙申　十一年春正月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二月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鎛判度支　鎛始以聚斂得幸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爲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帝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十二月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　愬李晟之子

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賊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不肅彼必懈怠然後可圖也淮西人

歸于天子而付之然後容用之真將將手

輕愬不爲備其將李祐有勇畧愬誘而擒之釋縛待以客禮時屏人語或至夜分諸軍日牒愬稱得賊諜者言祐爲賊内應愬恐謗先達於帝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廵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寢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

于文定曰淮西之役非李祐先達則李愬不得入鄆州之役非劉悟反戈則田弘正不得入故克敵者必有内主方得成功而御大衆者一失人心必致内潰此得失之機也

承宗勅敵义之處置故師老無功

丁酉 十二年夏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歷二年無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倂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恒冀如拾芥耳帝從之罷河北行營

秋七月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帝亦病之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

臣觀元濟勢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帝悅從之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李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等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復夜引兵出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言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祐钁其城先登壯士從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牙城即內城也）愬攻之燒其南門城壞遂執元濟檻送京師斬之諸鎮兵相繼來降愬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以待度度入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道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不識上下之分願公

李愬沉勇仁義之將

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于文定曰杜黃裳奏遣高崇文卽請無置監軍裴度一至行營卽奏罷諸道監軍以兵屬將故有成功若鄴城之圍以魚朝恩監軍成德之討以吐突承璀爲制武夫力而鬭于原中使頓而掣于肘欲其不敗又可得乎置監軍而敗不置而勝論唐事者此可以觀矣

十一月賜李愬爵凉國公○以李祐爲神武將軍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獻三州

三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裴度諫不聽土木寖興矣）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帝許之

秋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帝怒討之）

八月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時淮西既平帝寖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帝遂以爲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爾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帝嘗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邪正耳

程异不敢知印秉筆

冬十一月以柳泌爲台州刺史

帝晚好神仙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帝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泌采藥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及穆宗立乃誅泌貶鎛

爲崖州司戶道古爲循州司馬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渡河逼鄆州討李師道也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

帝遣使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當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災咎宜加臣身帝怒貶爲潮州刺史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寛惠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貼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懐貼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

斬師道父子

智

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夜半銜枚至城下城中諠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捕師道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悉平帝以悟爲義成節度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年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獻之請付史館帝曰如此似出朕意非所欲也弗許

人主不能免臣好乎

胡寅曰纂述主德請付史館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歸美於上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帝心憂勤憲宗憶取之難必思守之不易文類將順寔有匡救也

挽極重之勢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

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

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皇甫鎛之黨陰擠之也

秋七月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上加又進賀禮

冬十月崔羣罷爲湖南觀察使

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數譖於帝遂罷謂孝德二字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卽位

帝服金丹多躁怒人人自危至是帝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二月以柳公權爲翰林侍書學士

帝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

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

承宗卒其下立承宗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衆許諾承元乃視事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出家財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狥軍中乃定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

辛丑 長慶元年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爲遠州刺史楊汝士爲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禮部侍郎錢徽掌貢擧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

吉甫父子皆以考試傾人

古人之心

雖四十年朋黨而諸臣頗能任事故唐祚不亡

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所取皆以關節得之帝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爲然帝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帝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范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儒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由主德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聽其所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

崔植誤國

秋七月盧龍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

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見河南北皆從化請乞棄官爲僧詔從之總舉河東節度使張弘靖自代又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克融滔之孫時帝方酣宴克融輩久羈京師至假匄衣食日

召亂

詣中書求官不之省尋勅歸本軍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之由是軍中人人怨怒至是軍士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克融為留後

于文定曰幽州之亂宰相崔植等激之也鎮州之亂度支崔稜激之也以搦管之見而操縱兵機挈瓶之守而劑量大計何國家之不幸而遇若人哉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仗義定亂

王庭湊殺田弘正（庭湊武俊養子）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輒敢殺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王庭湊元翼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布弘正子）

庸相在位度其危疑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

冬十月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其實任叔文牛李之黨禍小元稹通大閹以從相將其罪大稹一貶十五年遂喪生平是以紈綺情深者不可與集

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稹恐裴度有功大用妨巳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庭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河朔患小禁闈患大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若姦臣盡去則河朔不討自平表三上帝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十二月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幽鎭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凑殺田弘正而克融囚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凑帝從之 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

賢不用白居易之疏廟堂處置大誤

壬寅二年春正月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爲節度使 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鎭連結

二月以王庭凑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凑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以乏糧不能進朝廷不得巳以庭凑爲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愈至鎭庭凑以兵威恐之愈厲聲責庭凑復謂軍士曰自安史以來子孫無存而田令公以地歸朝廷孩提皆爲

元白相知如此大事白公何不規正甚矣詩文之交之鄙也

美官汝曹亦聞之乎庭凑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爲圍之不置庭凑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突圍出

尹起莘曰韓愈宣慰之行殆與眞卿無異而詰責庭凑之辭簡嚴切直至今凛凛猶有生氣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

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

元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帝罷兵以度爲東都留守諫官爭言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乃命度入朝詔留輔政

諫官諍事

三月詔留裴度輔政

夏六月裴度罷爲右僕射元稹罷爲同州刺史有告稹結客刺度皆罷之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立景王湛爲皇太子

癸卯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僧孺之相由子特達

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于文定曰奇章入相實固不納韓弘師千萬穆宗視閱其簿而知之此一段乃其實事李黨不能沒也

禍胎

力言注訓之奸惟德裕而二李皆引以爲用

夏四月以鄭權爲嶺南節度使

翼城人鄭注以醫遊四方李愬餌注藥頗驗署爲牙推（官名也）浸預軍政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晩乃使注見守澄守澄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晩守澄入知樞密薦注于帝帝亦厚遇之工部尚書鄭權因注通于守澄以求節鎭遂得嶺南

執法

五月以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六月以韓愈爲京兆尹

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賛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爲未醇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

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唱然引聖爭四海之惑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藝傳曰唐之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絺草繪句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嚅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唐之文宛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

逢吉欲倚栖楚以撼中外而栖楚天險悍逢吉故能盡言

秋八月以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出之

甲辰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三月以劉栖楚爲起居舍人不拜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文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爲八關十六子 謂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也 時栖楚爲左拾遺帝視朝栖楚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 宵夜也未明而求衣也 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帝命中使宣諭令歸尋擢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

帝感張韶蘇玄明之亂而嘆宰相非才

于文定曰栖楚與王承宗爭事爲諫官碎首玉階直節士矣乃名在八關中蓋直言極諫之士多有恃權臣而發者如谷永之直是已是逢吉之黨恃賣直不足貴也

夏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乃加度同平章事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

侍御史溫造彈祐違勅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

乙巳寶曆元年春正月牛僧孺罷爲武昌節度使

是

僧孺爲人於此可見

僧孺以帝荒淫嬖倖用事畏罪不敢言累表求出乃罷之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僧孺敬宗時封奇章郡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

行之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帝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丹扆六箴扆狀如屏風以絳爲質故曰丹扆箴諫誨之辭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帝優詔答之

丙午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帝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謠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緋衣裴字也腹肚也音近度故寓度字天上口吳字謂元濟被度擒也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帝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應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權輿不終

三月罷修東都

帝欲幸東都諫皆不聽巳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

卓見

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遊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帝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勅罷之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勅使又奏欲以兵匠助修宮闕帝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勅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勅使帝悅從之

于文定曰逢吉之救崔發裴度之止幸東都二事可爲大臣告君之法大臣之諫與言官不同言官之体主于力爭而不虞事之成否大臣之體期于必從而不計言之直巽孔子論諫曰吾得諷焉此大臣之義也

唐宦官弒君之始

國有大變以韋裴二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將李載義殺之 遂以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冬十一月李逢吉罷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人少定

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帝自爲諸王時深知兩朝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 名涵穆宗第三子在位十三年

丁未 太和元年夏四月以高瑀爲忠武節度使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至鎭則重斂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亦未必

戊申 二年春三月親策制擧人

自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己酉 三年夏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

上不斷

薦未嘗不是相與排李則非

滔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巳出之滑州

庚戌 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爲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

帝患宦官彊盛元和寶曆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帝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宰相

九月以裴度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宗閔惡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冬十月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穆公

可爲守邊法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鎭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習邊事者訪以險要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乃練士卒葺保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辛亥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爲留後

三月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

及謀立漳
王申錫澄
計也

覆實

帝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奏帝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帝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愼況宰相乎帝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意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坐死徒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貶所

于文定曰王璠泄申錫之謀及甘露之變璠亦被收其兄涯謂之曰五弟昔爲京兆不漏言于守澄豈有今日所謂君臣一密者矣

秋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卒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帝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吐蕃吐蕃誅之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王踐言

尹起莘曰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唐人失祖宗之境土陷衣冠於左衽此固子孫之恥幸而德裕展布方畧悉怛謀率衆來歸固非其他從事絕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卻而絕之乎故書曰來降者順詞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固綱目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

壬子 六年冬十月立魯王永爲皇太子

十二月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帝言縛送悉怛謀

亦宣明說所排之人

絕後來降者非計帝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帝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

癸丑 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謝帝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帝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排其所不悅者他日帝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

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夏六月李宗閔罷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涯相汴有力焉）

八月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爲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鎭桀驁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罪言（謂不當位而言實有罪也）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原推原也）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圖至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剗（剗削也）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成成德鎭燕盧龍鎭）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

甲寅　八年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後志誠伏誅（尋以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仲言與鄭注善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帝仲言頗工文詞有口辯多權數帝見之大悅欲以爲諫官寘之翰林德裕曰不可帝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帝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帝回顧適見不懌而罷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乃引宗閔以敵之帝遂相宗閔而出德裕於興元以仲言爲翰林侍讀仲言尋改名訓

子文定曰訓注之進也逐四相焉初忌李德裕故進李宗閔而逐德裕德裕既出路隋救之又逐路隋已以宗閔遏抑不得相又逐宗閔已注求鎮鳳翔李固言不可又逐固言數月之間逐四相焉恃守澄之勢也勢成形變遂殺守澄險哉

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德裕見帝請留京師故也）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甚謹尋以元逵爲成德節度使）

以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

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復以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帝患之每

使上等于賊可懼哉

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尋貶德裕為袁州長史）

于文定曰河北之賊所傷在枝幹朝廷之黨所傷在腹心夫河北之賊所資者兵馬錢穀難辨而易籌去朝廷之黨所仗者紀綱法度易知而難行也

乙卯九年夏四月以賈餗同平章事（餗與李德裕有隙而善宗閔鄭注故帝用之）

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横帝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帝意數以微言動帝帝意其可與謀大事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帝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李訓初名仲言）

六月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鄭注毀宗閔貶之）

秋七月宦官陳弘志伏誅

憲宗之崩人皆言弘志所為時弘志為興元監軍李訓為帝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

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

元輿稱地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帝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

冬十月殺王守澄 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兵能致太平者識者見其横甚知將敗矣

于文定曰小人之陽用君子以塞天下之口而陰用小人以執天下之權其謀出狡情亦易見矣奈何以太平望之

注出入北軍可以上意說諸將何浪浪戢如此一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内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是日帝御紫宸殿金吾大將軍韓約奏稱左金吾

六百餘人
又千餘人

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帝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眞帝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詣帝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宦者即舉軟輿迎帝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金吾兵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因誣王涯賈餗舒元輿等謀反皆收繫斬之乃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訓走爲人所殺數日之閒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帝不豫知也注將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斬之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

于文定曰天下有二事着手不得以外庭攻宦官其勢不入必有入之者而后可行群捕黃羊必用夜猴以中國攻夷狄其勢不出必有出之者而后可行群逐狡兎必用韓盧故能誅宦官者必用其黨能攻夷狄者必用其隣申錫與緇智不及此况訓注之姦乎

十二月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召還京師全操追忿訓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趨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定

以薛元賞爲京兆尹
時禁軍暴横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諠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俟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李石定亂危疑之際有鄭李爲相元賞爲京兆朝廷始尊距甘露變僅一月耳北司炎炎一京兆正論大堪吐氣

丙辰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正論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搆逆訓等實欲討除内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内臣自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殺傷臣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秋七月以魏謩爲補闕

甘露之變御史中丞李孝本爲仇士良所殺二女配沒右軍帝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帝即出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言不忝厥祖矣（謩徵之五世孫）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後爲起居舍人帝就取記注觀之謩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當力爲善不必觀史帝曰朕嘗觀之對曰此鄉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帝乃止又嘗命謩獻其

祖文貞公笏（徽諡文貞）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亦甘棠之比也

丁巳 二年夏四月以柳公權爲諫議大夫

帝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帝之儉德公權獨無言帝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帝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故有是命

戊午 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爲荊南節度使（李固言與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

是人如此事猶可爲

自甘露之變宦官恣橫李石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從之

冬十月太子永卒

安儲

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帝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帝意稍解至是暴薨

己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卒帝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舍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成美敬宗少子

帝嘗坐思政殿問學士周墀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自是不復視朝

于文定曰文宗守成令主也裴韋相之于始鄭李相之于終使法紀粗張舉措不紊太平或可幾乃王守澄仇士良專權于中李牛喧爭于外朋黨成而國亡兆矣其對周墀之言良可悲夫

庚申五年春正月立頴王瀍爲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爲陳王時帝疾甚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立不由己矯詔廢之而立瀍

帝崩太弟瀍殺陳王成美遂即位

秋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事不由閣部吏無着手處矣

初帝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仍德裕相之德裕入謝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辨羣臣之邪正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天下何憂不理哉帝嘉納之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尋爲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敬）

十一月以李中敏爲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廕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廕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胡寅曰李中敏判語近戲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爲南牙之助李德裕乃黨逐之其失大矣

武宗皇帝（名炎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辛酉　會昌元年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後帝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

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此乃李訓鄭
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
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秋九月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詔
以仲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
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北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
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
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
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
且遣軍吏吳仲舒奏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
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
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奏行泰
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
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
克幽州遂以為盧龍節度使

知人任人

壬戌 二年春二月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同平章事崔珙奏
為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之

秋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以白敏中爲翰林學士

帝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于文定曰宰相用人但着一毫私意即桃李化爲荆棘不如秉公進賢退奸爲社稷之利雖未必有利亦不反受其害也使居易得進必不附和權臣亦不操戈入室爲德裕者不尚可全耶

癸亥 三年春三月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衢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慴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當時不與臣者指僧孺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欵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

溫公之斷不是

司馬光曰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

急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耻之況天子乎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光之言過矣維州本唐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棄險要而棄之可乎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夏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

從諫不終

拿兒之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狠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爲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帝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謂成德魏博盧龍三藩鎮）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以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素稱忠義從諫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思效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

廟算二

令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決意討稹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又賜盧龍節度使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未幾詔削士良官爵籍其家資

帝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常閑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其黨拜謝而去

廟算一

秋七月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詔令幽州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甲子 四年春三月以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

帝好神仙歸眞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帝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

秋七月以杜悰同平章事

帝聞楊州娼女善爲酒令勑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狀帝曰選娼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勑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問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帝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謀說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相入賀帝曰郭誼宜何如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帝以爲然斬之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

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自帝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設其謀略故所向有功時河北三鎭每遣使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與其使大將邀勑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由是三鎭不敢有異志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爲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

李德裕言于帝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文宗太和間從諫入朝加以同平章事而遣歸政）以成今日之患又使邪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焚毁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嘆恨德裕奏之帝大怒貶僧孺等

乙丑 五年秋七月詔毁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帝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眞等復勸之

贊皇由前專心顓事由後分心于報怨固讒人哉

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招提猶華言四方僧佛也有常住之寺爲招提蘭若寺也若音惹至是勅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并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竝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象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冬十二月貶韋弘質爲某官書某官史失之也失之而書病德裕也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狗愛憎人多怨之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令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貶弘質官由是衆怒愈甚

丙寅 六年春三月立光王忱爲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

初憲宗納李錡妾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帝疾篤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太叔見百官哀戚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帝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太叔即位德裕奉冊既罷帝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于文定曰唐宣宗之畏李德裕與漢宣帝之憚霍將軍二事相類霍光秉政德裕持權二帝伏在民間已竊覩熟聞矣一旦爲其所主托于億兆之上安得不嚴之如芒刺慄慄于毛髮耶嗟乎威震主者不畜勢也爲人臣者何樂有此

夏四月李德裕罷爲荊南節度使○趙歸眞等伏誅

五月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綱鑑要編卷之十七終

綱鑑要編卷之十八

芝臺陳仁錫　評　仲飛林夢熊　校

明穀山于愼行　摘　稚通張睿卿　輯

心謙陳臣忠　纂　林然陳　森　叅

宣宗皇帝 名忱憲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丁卯 大中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

初李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德裕尋貶潮州司馬再貶崖州司戸

戊辰 二年春二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

帝嘗以太宗所選金鏡錄就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

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帝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夏五月以周墀同平章事

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子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于文定曰澳之言千古名言也物有輕重而不在衡物有妍媸而不在鑑無心故無權無權故無恩與怨相天下者以其身爲權衡而無容心焉天下理而身亦安矣奈何其不然哉

己巳 三年秋七月克復河湟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等取之

冬閏十一月李德裕卒

范祖禹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爲黨而德裕爲黨是以度雖爲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

辛未 五年春二月以裴休爲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

洗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暨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壬申 六年夏六月以畢諴爲邠寧節度使

時党項擾邊帝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帝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爲朕行乎諴欣然奉命招諭党項降之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甲戌 八年秋九月以高少逸爲陝虢觀察使

有勑使過陝石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帝責勑使謫

此言豈可形之章奏

配恭陵後帝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語之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帝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庭議之恐有太和之變（文宗與宋申錫謀是也）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帝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

帝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官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冬十月以李行言爲海州刺史

先是帝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令爲誰

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强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帝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帝命取柱帖示之

于文定曰聽樵夫之言則疏李行言于殿柱獵渭上而手褒李君奭如此而獵後車之載何加焉

乙亥 九年春二月以李君奭爲懷州刺史

初帝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帝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帝手筆除君奭帝聰察彊記嘗密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丙子 十年夏六月裴休罷爲宣武節度使

初帝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帝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從之

丁丑 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爲河陽節度使

帝欲以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帝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遂出鎮

鼎讀之謂
何

河陽

于文定曰名位不出于廷臣之師錫而出于人主之獨斷在嗜進者方爲不世之途而恬退之流乃恥於他伎之迹然則士之進退與其受知于上心不如見察於士論也至謂時事不佳由吾曹貪名位所致則千古名言

二月魏謩罷爲西川節度使

帝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謩爲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帝每嘆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上有供嬉
笑而不侵
朝政者

秋七月流祝漢貞於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帝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帝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冬十月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帝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軒轅複姓）問曰長生可學乎

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
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 十二年冬十月以于延陵爲建州刺史

延陵入辭帝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帝曰
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
里也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
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鄭州刺史便道之官
帝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帝曰朕以刺史
多非其人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
旣行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視穆宗以下而猶然武宗且弑嫡母大奸在側畏之如虎卒醻

帝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惰
容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因問
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
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
宮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
未嘗不汗沾衣也

己卯 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鄆王溫卽位

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爲嗣
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疾密以夔王屬王歸長
等三人使立之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

定國策老之勢

身爲弒嫡之主而寃亂接踵嬌婿愛女濁亂天下孰謂無天道哉

與謀出宗寔爲淮南監軍宗寔入辭至寢殿帝已崩宗寔叱歸長等責以矯詔乃迎鄆王立爲太子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帝明察沉斷從諫如流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懿宗皇帝 名漼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

庚辰 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三月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諸將請曰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火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儒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壬午 三年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度八三七日

帝奉佛太過怠於政事禁中設講席自唱經 唱謳吟釋梵音必唱和演揚 手錄梵夾又素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素王之風仁義爲首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

帝不能從

甲申 五年冬十一月以路巖同平章事西以節度使得賜盡於江陵獄

己丑 十年冬十月流陳蟠叟於愛州

帝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帝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帝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庚寅 十一年冬十二月以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癸巳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帝遣勑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帝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帝降樓膜拜長跪拜也胡人禮拜稱南膜故曰膜拜流涕霑臆迎入禁中

唐以迎佛而死者二宗

秋七月帝崩普王儇即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之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太子在位十五年

甲午 乾符元年冬十一月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自懿宗以來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乙未 二年春正月以宦者田令孜爲中尉

帝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

后唐太祖晉王李克用

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宮不復
關白
夏六月王仙芝陷濮曹州寃句人黄巢聚衆應之
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與仙芝
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仙芝剽掠州縣横行山東數
月之間衆至數萬
戊戌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
爲留後
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
盜賊蠭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等謀曰今天下大亂

謀國無人愚至此哉

朝廷號令不行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
振武子勇冠三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矣衆以
爲然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
士衣米軍士怨怒盡忠乃殺文楚而推克用表求勑
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
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
以盧簡方爲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
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

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幷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及岢嵐軍盧龍節度李可舉蔚朔節度李琢討之國昌克用亡走韃靼

六月以高駢爲鎮海節度使

己亥 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冬十月黃巢陷潭州

黃巢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攻陷之

庚子 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務遊戲田令孜專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怒賜死帝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謂不收用而逐之）帝笑

是時天下亦只一賭耳況西川乎

三月以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

敬瑄田令孜兄也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爲西川節度使

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兵勢甚盛淮南將畢思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

將相稱疾唐末最多

之必為大患駢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上表告急詔

書責駢駢稱風痺不復出戰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黃巢僭號自稱大齊皇帝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

于文定曰黃巢以流劫之資豈有長才遠畧不可

與之甲者乎惟其朝廷政令制于閹寺朝綱無主

曾揆不東方鎮諸臣互觀成敗養成寇虐不可撲

滅耳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兵討賊

辛丑 中和元年春正月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帝帝從之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三月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先是克用亡走韃靼時與其豪帥飲酒酣克用曰吾

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

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

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耶至是沙陀李友

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積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

乃俱還代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嶮西獷

節顏眞卿之蠟書

悍暴橫積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畧過人爲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北伐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韃靼諸郡萬人赴之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窺京西

夏六月李克用陷忻代州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

令具恒遞節度使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忻代二州名）留居代州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爲鳳翔節度使

于文定曰僖宗之幸蜀也鄭畋鳳翔徵兵王重榮

渭北勤三楊復光舉兵淮蔡此亦雲合雨集之勢高駢坐擁强兵裴徊觀望不肯以一騎渡淮使畋與復光獨拊無聲自潰其地駢罪大矣不以爲討止解兵柄駢猶攘袂大訴逆節昭然而鄭畋之詔僅作風刺之語上下之體不已陵乎欲撥亂亨屯光復大業不及也甚矣唐之無紀矣

壬寅　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

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于再三帝許之以鐸爲都統罷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鐸後爲魏博節度使子樂從訓殺于高駢泊

楊復光

二月朱溫據同州溫黃巢將也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秋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爲同華節度使溫見巢兵勢日蹙遂舉州降

冬十月以朱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兵趣河中

時黃巢兵勢尚强河中留後王重榮謀於行營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狥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

鴉軍

墨勑召克用喻鄭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

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

癸卯　三年夏五月李克用破黄巢收復長安

克用與黄巢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成忠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黄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秋七月以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

全忠夜掩殺克用軍僖宗不下詔暴其罪詔天下助討天下事不可爲矣

德代之子藩鎮只是

甲辰　四年夏五月黄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巢奔瑕丘賊黨斬巢以降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之克用走還

克用至汴州全忠館於上源驛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全忠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不之聞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得出乃還晉陽大治甲兵奉表自陳爲全忠所圖乞遣使按問發兵誅之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

貪賄僭暱則畏之如虎矣

克用實無叛唐之心故後人卒滅梁有天道焉

用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無所稟受矣

范祖禹曰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讐而赴訴於朝廷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僖宗兩無予奪何以儆全忠而服克用邪

秋八月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

乙巳光啓元年春正月車駕發成都

三月車駕至京師

京師荊棘滿城狐兎縱橫帝淒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夏四月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皆隷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已令孜乃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帝奔鳳翔

克用以此爲名朱玫如此舉動朝廷竟無處分有以窺淺深矣

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於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讎恥帝遣使者諭釋寇蓋相望令孜遣玫昌符屯沙苑（地名）以攻重榮重榮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合戰玫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爲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丙午　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帝如寶雞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表請帝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劫帝如寶雞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蒲晉之強更與之合（蒲謂河中王重榮　晉謂晉陽李克用）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帝復走入大散關○二月至興元

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還京師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同平章事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勑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無太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近日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足下盡心王室止宜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

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翔奉襄王熅（肅宗玄孫）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師百官奉熅還京師（上出長安百官不及從而河中者謂之河中百官）

田令孜自爲西川監軍

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爲中尉（復恭復光之兄）自除西川監軍往依節度使陳敬瑄

于文定曰僖宗失守巴蜀播遷皆田令孜所爲也巢之未平欲歸重北司擯王鐸于外釋憾于敬瑄罷鄭畋于中巢之既平受匡祐之譖而徙王重榮掩李克用之功而護朱全忠于是二鎮合從舉兵

詣闕與元之幸又基于此矣三百年基業反覆一
闒之手再致播遷毒痡四海而奄亦不能其身也
令孜旣爲諸鎭所攻薦復恭自代而奔入西川與
兄相倚爲謀巧矣乃方出而復恭卽斥其黨而貶
削之令下馬姦謀安所用哉

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
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與元從官衛士皆乏食帝
涕泣不知爲計同平章事杜讓能曰楊復光與王重
榮同破黃巢相親善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
恭之意宜有回慮帝從之重榮卽聽命且請討朱玫

克用心事了然

懼怯至此

以自贖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帝已
晏駕崩也吾爲藩鎭所推今已受冊克用大怒其大將
蓋寓因說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朱
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遣
使上表移檄進討詔復恭假子楊守亮與重榮克用
共討玫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玫合人情恟懼
表至帝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鎭由是帖然然克用
表猶以朱全忠爲言帝使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
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詔神策都將李茂貞拒

之○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熅稱帝改元○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熅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首行在

丁未 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 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三月車駕至鳳翔

夏六月李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爲招討使討之

天威都頭楊守立與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昌符遂擁兵燒行營守立與戰昌符敗走保隴州詔遣李茂貞討之

秋八月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

戊申 文德元年春二月帝至長安

三月立壽王傑爲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

昭宗皇帝 名傑更名曄懿宗子在位十二年

庚戌 大順元年春二月李克用攻雲州

防禦使赫連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將兵三萬赴之克用引還

夏四月詔削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

具張

會諸道兵討之

初濬因楊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復恭再
用事深恨之濬以功名爲已任務自比謝安裴度克
用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他
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至是赫連鐸李
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言克用終爲國患請與河北
三鎮共除之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
不可者什六七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再
幸山南沙陀所爲也指克用臣嘗慮其與河朔相表裏
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

孔緯罢

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同平章事孔緯曰
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
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之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
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協僶俛從之曰茲事付
卿二人無貽朕羞

于文定曰昭宗之時國勢已危急在自保卽梁晉
阻兵相時以圖張濬孔緯急于討賊何不達時宜
耶原其所以不過全忠欲仗威以求逞于沙陀張
濬欲倚全忠而甘心于復恭耳上不量國內不審
已外挑强敵內發城社固已失策矣重以智淺謀

疎以是求濟其能及乎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

辛亥二年春正月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

范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請討克用則遽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内愈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

秋九月以楊復恭為上將軍致仕

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帝舅王瓌求節度使復恭不可瓌怒詬之復恭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桔柏津覆諸江中帝深恨之李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帝帝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

以小人攻小人

冬十月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

初永平節度使王建表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攻成都克之自稱西川留後乃以為節度使建遣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

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

可以論世

壬子 景福元年春二月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

先是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遺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帝意不能容召宰相諫官議之時諫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帝乃從之

秋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李茂貞取興元楊復恭守亮等奔閬州

癸丑 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不奉詔 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以柳玭爲瀘州刺史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

亦是有志之語爲之柰何

何人

疵類衆皆指之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秋八月以覃王嗣周爲西京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恃功驕橫帝怒決策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未宜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帝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志士憤痛之秋朕不能坐視陵夷卿但爲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中外大臣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顧時有未可勢有不能恐他日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命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

于文定曰漢景與晁錯議削七國七國起兵而錯爲袁盎所中遺首以解昭宗委杜讓能征討汴岐二鎭兵起而讓能爲崔昭緯所中賜死以解二事相類然錯當漢道方興身死而國難平讓能當唐祚將移死而國隨以亡寃憤同情得失異効所遇彼袁崔二子見危不救因而除其所仇有天道哉

九月以錢鏐爲鎭海節度使

黃閣無相禁軍無兵前言何便乃以讓能謝敵乎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逃潰貶杜讓能雷州司戶

以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失刑

冬十月殺雷州司戶杜讓能以李茂貞爲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

以王潮爲福建觀察使此閩王之基

甲寅乾寧元年春二月以鄭綮同平章事

綮亦未可忽也處亂世以恢諧自全耳

綮好恢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帝以爲有所蘊命以爲相聞者大驚綮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爲相半年致仕

鷹世界

夏六月以李谿同平章事爲劉崇龜出班掠麻谿上表訴訾宜有都守之禍

秋八月楊復恭等伏誅

李茂貞拔閬州復恭帥其黨出走韓建獲之獻于闕下斬之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乙卯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

三帥犯闕

行瑜以不得尚書令怨朝廷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與韓建李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耻之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而自與茂貞建各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帝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帝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建粗述入朝之由帝與之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帝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李克用聞三鎮犯闕即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始三帥謀廢帝立吉王保及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

六月李克用舉兵討三鎮秋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鎮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大懼至河中行瑜弟行約茂貞假子繼鵬劫遷乘輿帝幸石門克用遣判官王環表問起居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茂貞懼斬繼鵬上表請

罪帝諭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旣而克用克邠州行瑜伏誅

車駕還京師 李克用表請之也

冬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王

李克用還晉陽

克用請乘勝取鳳翔帝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帝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欵且言不臣之罪行瑜爲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又詔免克用入朝克用猶豫未決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勤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還鎮表至京師上下始安

克用心事

丙辰 三年秋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闕帝如華州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鎭貢獻漸踈表章驕慢帝自石門還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勤兵入朝請罪帝告急於河東茂貞遂引兵逼京畿戒丕曰今關中藩鎭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帝至渭北韓建奉

克用可恃不可慢可信不可疑

兵多而不綠

表請幸華州不許既而帝復憚遠適至富平復遣人召建面議去留建至頓首言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遠巡邊鄙臣恐無復還朝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帝乃從之至華州茂貞遂入長安燔燒俱盡

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

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因與鄰道發兵入援

九月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從謀主高郁之策保據湖南

冬十月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茂貞上表請罪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復以茂貞爲鳳翔彰義節度使

丁巳四年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

韓建奏睦濟部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帝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表請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帝不得已詔諸王所領軍士竝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偏黨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天子之親軍盡矣

韓建安識書語李巨川教之耳

立德王裕爲皇太子

崔胤畏死不敢違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韓建奏諸王罷兵尚苞陰討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帝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披髮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天子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故曰宅家）建盡殺之以謀反聞

（戊午）光化元年秋八月車駕至長安

（庚申）三年冬十一月中尉劉季述等幽帝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時宰相崔胤與帝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陰謀廢立乃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狀請太子監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帝驚起季述乃扶帝適少陽院以銀撾畫地數帝罪數十不止乃鎖其門鎔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矯詔立太子裕以帝為太上皇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請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宦豎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胤謀之

于文定曰宦官之亂有國所必誅然何進行于漢

而成董卓之亂崔胤行于唐而啟朱溫之篡蓋刻狐兎之穴而引豹虎之羣城社之奸去而負隅之勢成矣二人之謀千古懸合二代之禍亦不爽巧往古成敗可不恃勢乎

辛酉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帝復于位黜太子裕爲德王○進朱全忠爵爲東平王李茂貞爲岐王○以韓全誨張彥弘爲中尉

夏六月解崔胤鹽鐵使

時帝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胤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全誨等教禁軍對帝諠譟訴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愈密愈疎

唐小人常用此術蓋軍士上之所畏故國而嚇之

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十一月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

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韓全誨等陳兵殿前劫帝如鳳翔帝不許拔劒登乞巧樓全誨等逼帝下樓帝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遂入鳳翔帝屢詔全忠還鎮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壬戌 二年春三月以楊行密爲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進錢鏐爵爲越王（後更封爲吳王）

朱全忠圍鳳翔

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崔胤奉上命不來奉全忠命則來）

癸亥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爲司空同平章事

李茂貞獨見帝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許收全誨斬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帝亦泣崔胤帥百官迎謁復以爲相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車駕入長安崔胤復奏宦官典兵預政不剪其根禍

鳳翔已誅七十二人今又誅九十人至數百人亦失刑矣

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寺省（三公所居曰省九卿所居曰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帝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伍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然未有劫脅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二月朱全忠進爵梁王（辞歸鎮）

偓何怨言

貶韓偓爲濮州司馬

帝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胤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白帝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帝不得已貶偓帝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爲幸不忍見篡弒之辱

秋八月進王建爵爲蜀王（及梁滅唐建遂稱帝傳宗衍承林二主至後唐同光間滅）

（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

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至是全忠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幷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密令友諒殺胤及元規等

于文定曰召朱溫之亂者崔胤也昭宗未弑而胤先爲溫所誅成朱溫之篡者柳璨也唐祚未移而璨先爲溫所戮傷哉二相負國賣君自附賊黨不過爲身家計而身先君亡家先國滅天網恢恢豈不大哉以此繩之覺沈范王楮諸人爲漏網矣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帝發長安二月至陝

帝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遂墟帝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紇干胡語云紇眞華言千里也其山冬夏積雪）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來朝帝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于文定曰昭宗之亡國也益三奔焉華州之奔以李茂貞犯闕爲韓建所劫也鳳翔之幸以朱全忠入討爲韓全誨所劫也東都之幸以李茂貞舉兵爲朱全忠所劫也初依韓建再依茂貞三依全忠而九鼎入梁矣

三月遣閒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

夏四月帝至洛陽○秋八月梁王全忠弑帝於椒殿太子祝卽位○冬十二月以劉隱爲淸海節度使

昭宣皇帝名祝昭宗第九子在位三年

修過孟德

乙丑天祐二年春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皆昭宗子

朱黼曰自古卽位未有不改元者雖垂亡殆盡之國有革命遜位之勢而亂臣賊子未嘗不使嗣君改元以欺天下也惟呂后立常山王朱溫立昭宣帝不復改元蓋示天下之出於己也

夏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判官李振亦言此曹難制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

于河初振累舉進士不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

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

初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胡寅曰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在韓偓之右乎

于文定曰司空圖羅隱卓有風節隱爲錢鏐所請兵討梁鏐不能用心其義也二子可謂不負詩名矣

後梁紀

太祖皇帝（姓朱名溫賜名全忠更名晃在位七年）

丁卯四年（開平元年）夏四月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明年弑之）○梁以汴州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長安爲大安府佑國軍

梁以馬殷爲楚王（據潭州盡有湖南地傳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五主至周太祖廣順元年爲南唐所滅）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

皆禀梁正朔王建與楊渥行密子移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居藩服晉王復書云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梁以錢鏐爲吳越王據杭州傳元瓘弘佐弘倧弘俶四主至宋太宗興國三年入朝國亡

梁以清海節度使劉隱爲南海王據廣州盡有嶺南地

梁以高季昌爲荊南節度使

六月梁侵晉圍潞州晉敗梁兵梁築夾寨守之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爲盧龍節度使劉守光之父仁恭爲盧龍節度使守光因之而自立

九月蜀王王建稱帝

戊辰二年○蜀高祖王建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春正月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

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晉王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遂帥兵直抵夾寨大敗梁兵梁主聞之驚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存勗小名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己巳三年春正月梁遷都洛陽○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爲

閩王 據福州盡有閩嶺五州地子延翰延鈞嗣稱帝傳昶曦二主至晉開運元年指揮使朱文進殺之而自立未幾爲閩人所殺迎殷主王延政立之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爲燕王 乾化元年稱帝三年爲晉王存勗所滅

庚午 四年○是歲淮南稱吳 春二月岐王承制加楊隆演嗣吳王

辛未 乾化元年○蜀永平元年 冬十一月幽州參軍馮道奔晉

壬申 二年 夏六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

末帝 名友貞太祖第三子在位十三年

癸酉 三年○是歲燕亡 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代誅友貞立于大梁更名瑱

夏六月梁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避唐諱更名季興據江陵傳從誨保融保勗繼沖至宋太祖乾德四年降之

乙亥 貞明元年 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作亂伏誅

梁主疏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傑等參預謀議依勢弄權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丙子 二年○蜀通正元年 春正月梁以李愚爲左拾遺

梁主聞李愚學行召爲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忘有所屈乆之竟以抗直罷

知誥悉知訓所爲

是舉也晉兵先敗因德威父子死晉王特

丁丑 三年○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是歲嶺南稱漢 秋八月劉巖稱越帝於廣州 巖隱弟尋改國號漢傳玢晟鋹三主至宋開寶四年滅

戊寅 四年○蜀光天元年 秋七月吳以徐知誥爲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初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知誥奇之至是以爲謀主常引齊丘於水亭屏語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以鐵箸畫灰爲字隨以匙滅之故所謀人莫知 錢鏐粉盤記事知誥灰爐爲字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

己卯 五年○蜀乾德元年吳宣王楊隆演武義元年 春三月晉以郭崇韜爲中門副使

危而後濟

秋七月晉王以馮道掌書記

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草詞示衆道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太過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王乃止

冬十月晉廣德勝北城

晉王日與梁人爭互有勝負右射軍使石敬塘與梁

人戰於河壖（河邊隙地曰壖）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橫衝軍都之號也）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追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

辛巳（龍德元年○吳睿皇楊溥順義元年）春正月晉得傳國寶

蜀王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曰昔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愼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旣而將佐及藩鎭勸進不已魏州僧得傳國寶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監軍張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於王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滅朱氏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世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未幾卒）

承業大義論光千古

公談

壬午（二年）冬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劉友益曰唐亡十六載矣曷爲冠之以唐著承業

之乃心唐室也

于文定曰承業之心未必有他但以婦寺之忠而投奸雄之手卒之提空名以嚮唐資厚實以樹晉事窮勢迫而不能自悟也悲夫

後唐紀

莊宗皇帝（名存勗姓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氏在位三年）

癸未（同光元年）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爲節度使（嗣源胡人爲晉王克用養子）

秋八月梁以段凝爲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

冬十月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

唐主聞梁人數道入寇召諸將會議郭崇韜曰梁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凝非將才不足畏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城名）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空虛必望風自潰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主曰此正合朕意吾行決矣遂以大軍濟河至鄆州以李嗣源爲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兵潰追擊破之擒王彥章唐主欲降之彥章曰余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

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梁降將康延孝請亟取大梁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遂發中都以彥章終不爲用斬之梁主謂指揮使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弒梁主因自殺凝遂降唐賜姓名李紹欽張漢傑等伏誅

于文定曰梁之亡也舊臣如敬翔李振而不能任也乃任趙張之黨而紀綱弛于內名將如霍彥威王彥章而不能用也使段凝以空國之師翱翔河上而樊籬撤于外卽非李亞子之驍雄嗣源之英武其誰不亡不仁而得天下固無終歲之計也

唐以郭崇韜守侍中○唐加李嗣源中書令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爲泰寧節度使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于宮掖故有是命

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李天下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賞賚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

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唐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 未幾封季興爲南平王

高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矣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

十二月唐遷都洛陽

甲申 二年○是歲岐降後唐 春正月岐王茂貞遣使入貢于朝 唐主以爲秦王尋卒

遣歸則是任用則非所之監軍更謬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侵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怨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貪官藉官

郭崇韜頗受餽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供獻者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是乏勞軍錢崇韜言于帝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蓄怨

唐立夫人劉氏為后

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又引拔浮華鄙棄勳舊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宦輩不

能爲患矣崇韜從之

尹起莘曰郭崇韜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用是以中莊宗之欲結劉氏之援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

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

夏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唐主毎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乙酉 三年○蜀咸康元年漢白龍元年○是歲蜀亡 夏六月唐主作清暑樓

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

朕昔在河上行營甲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謂梁朱)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欝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

秋九月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滅之

干文定曰莊宗伐梁七日而入其城伐蜀七十日而滅其國一何神哉王衍之亡不勞餘力君臣子母沉湎宴溺朝無紀綱國無政令強臣跋扈佞幸盈庭敵國一臨邊城送款人心之潰久矣衍實自亡非唐亡之也

冬十二月唐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

明宗皇帝(名嗣源更名亶晉王克用養子在位八年)

丙戌(四年明宗天成元年 ○吳越寶正元年)春正月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

初唐主遣宦者李從襲等從繼岌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一出崇韜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牙門

〔羅貫之死崇韜可去而不去自致夷滅矣〕

索然從襲等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繼岌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待之倨延嗣怒從襲曰郭公專權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于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于唐主請早救繼岌唐主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釁端安可爲此且主上無勑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檛碎其首并殺其二子命任圜代總軍政

于文定曰崇韜之罪有三焉不善處權不善處利不善處小人善處權者常不亡避善處利者常不亡于善處小人者常不忘密而韜皆失之庸能免乎

二月唐鄴都亂遣李紹榮招諭之

唐鄴都亂奉效節指揮使趙在禮爲帥唐主遣歸德

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諭不從紹榮原姓元名行欽乃命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討之嗣源至鄴都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帥衆大譟焚營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云克城之後當阬魏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涕泣諭之不從遂劫嗣源入城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出遂奔相州遇馬防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紹榮奏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皆爲紹榮所遏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嗣源乃引兵向大梁令中門使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紹榮請唐主幸關東招撫之唐主從之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次汜水時嗣源至滑州知汴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兵入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至大梁唐主至

萬勝鎮聞嗣源已奪大梁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唐主入洛城嗣源命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宰相樞密奏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唐主從之

尹起莘曰方張破敗劫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時而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瑭之計急趨汴州命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爲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鎮君臣相望僅數十里間耳苟無反心胡不遣腹心之使陳忠赤之詞明其爲元行欽所隔絕安知唐主不亮其心也哉況大梁天子之城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將至不行遜避及其返也又以兵踵之而西歐陽氏五代史以反書之夫豈過哉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弑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

唐主復如汜水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作亂唐主爲流矢所中遂殂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止爲羣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私第百官三上牋請嗣源監國乃許之

尹起莘曰從謙指揮使也不書書伶人所以著寵

任伶優者之效也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申王存渥通劉后）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唐主嗣源立○唐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爲之

（趙鳳止明宗召相者周玄豹得相体）

于文定曰自柳璨構扇誅夷清流唐之文人才士芟夷殆盡五代君臣皆雜虜健兒起百戰一代文明化爲闇汐明宗乃能開右文之端在群胡中可謂彬彬矣

丁亥二年○吳乾貞元年　春正月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時議置相樞密使孔循已薦鄭珏又薦崔協孚相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他日議於朝唐主曰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指道）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安重誨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蛣蜣蟲名能以土包糞轉成丸如尸解而去莊子註以蛣蜣而笑蘇合）循與重誨日短琪而譽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

（協雖名家識字甚可）

（亦皆其人而以與物無競論相失之遠矣）

于文定曰李克用之伯也周德威張承業主之朱全忠之王也敬翔李振輔之李存勗之王也郭崇韜李嗣源佐之李嗣源之王也安重誨石敬瑭佐之石敬瑭之王也桑維翰劉知遠佐之劉知遠之王也郭威史弘肇佐之郭威之王也范質魏仁浦佐之柴榮之王也王朴李穀佐之長樂老人兼有五代之君而不居其功可謂耐丘臣矣

二月唐主以婿石敬瑭爲六軍諸衛副使

戊子 三年○漢大有元年

己丑 四年○吳太和元年 秋七月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地放轡自逸俄而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農家之情狀唐主命左右錄其詩嘗諷誦之

庚寅 長興元年 秋九月唐以范延光爲樞密使

道發此言蓋袒之矣

唐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卽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如故（未幾致仕殺之）

辛卯（二年）冬十一月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後封齊王）

壬辰（三年）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癸巳（四年○閩王王延鈞龍啓元年是歲延鈞稱帝）春二月唐以孟知祥爲蜀王（尋稱帝傳子昶至宋乾德三年降）

冬十一月唐主亶殂

潞王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是爲閔帝）

廢帝（名從珂本姓王氏鎮州平山人明宗養以爲子在位二年）

甲午（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唐主從珂清泰元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是歲知祥稱帝）

春正月唐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唐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之

從珂至陝義誠請降唐主憂駭不知所爲遂出奔從珂引兵將至馮道謂中書舍人盧導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敎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從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

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

從珂至蔣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太后下令廢閔帝而立潞王乃卽位 尋弑閔帝于衛州

任之非也
疑之是也

五月唐復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鬬事明宗然素不相悅唐主卽位敬瑭不得已入朝時敬瑭久病羸瘠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唐主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遣之河中敬瑭旣還陰爲自全之計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顗同平章事

唐主欲更命相問諸親臣皆以盧文紀崔居儉對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箸挾之得二人遂以爲相

乙未二年○吳天祚元年閩永和元年 冬十二月唐以馮道爲司空

崧琦皆先見并上策

激亂

丙申　三年○晉敬瑭天福元年○閩主昶通文元年　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石敬瑭聞之益懼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樞密使房暠學士李崧御史中丞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學士薛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如先事圖之唐主即命學士院使草制徙敬瑭鎮天平敬瑭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我終身不

若唐為失軍在張敬達為不辱命

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判官趙瑩勸敬瑭赴鄆州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婿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明宗子從益也唐主怒裂其表抵地遣張敬達等討之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知遠卓識

敬瑭令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不必許以土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丁奉曰父事契丹而獻幽薊十六州陷于腥羶者四百三十二年是固敬塘之罪實桑維翰之創謀也。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懷州

唐主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墜地

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

契丹主謂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是日卽位割幽薊涿檀順新雲蔚瀛莫武應朔媯儒寰等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柏○晉主發潞州契丹

北還○唐主還洛陽自焚

晉主入洛陽

冬十二月晉以馮道同平章事

後晉紀

高祖皇帝 姓石名敬瑭 在位七年

丁酉 天福二年○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是歲吳亡徐誥稱帝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六月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張誼爲左拾遺

張誼

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秋七月吳徐誥稱帝同號唐 是爲南唐奉吳主爲讓皇尋遷于潤州唐主更名誥後復姓李氏更名昪傳璟煜至宋開寶八年擊降之

契丹改號遼

敬瑭媚契丹遂爲宋

戊戌 三年○蜀廣政元年 秋八月晉上尊號於契丹

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

齊丘趙德鈞父子之祖萬古罪人

朝野似未必耻

馮道亦希上指而應重威

契丹使至鄴於別殿拜受詔勅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於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爲耻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冬十月契丹加晉主尊號

己亥 四年○閩主曦永隆元年 春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 重威爲護聖都指揮使尚晉主妹樂平長公主 無大功耻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欲落知遠軍權令歸私第趙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所攻危于朝夕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晉主意乃解

辛丑 六年○是歲閩主曦稱帝 夏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重榮恥臣契丹執契丹使拽剌 契丹使名 上表稱吐谷渾等願與晉共擊契丹又爲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執仇皆非國家

之利不可聽也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使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動必有成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重榮尋反杜重威擊破之重榮伏誅晉主函其首送契丹

壬寅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主玢光天元年

夏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晉主有疾一日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欲道輔立之及晉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艱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

癸卯天福八年○南唐元宗璟保大元年殷主王延政天德元年南漢主晟乾和元年

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改國號閩至開運二年降唐

秋九月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旣而歸之

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侍衛都指揮使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初河陽牙將喬榮從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回圖規畫也回轉移也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至是延

廣說晉主囚榮于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耳爲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劒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毋爲延廣所沮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辰 開運元年是歲閩亡 ○春三月契丹寇晉澶州不克引還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杜威即重威

冬閏十二月契丹復入寇

乙巳 二年○是歲殷改稱閩而亡 春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

趙延壽爲契丹畫取中原之策

乎契丹還軍南下晉兵擊破之契丹敗走晉主

夏六月晉遣使如契丹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屢勸晉主請和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契丹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爲無和意乃止

丙午三年 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至瀛州與契丹戰不利而還

契丹大舉入寇

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將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請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二事輒授一籌至八籌

十二月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

契丹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横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延廣自殺

後漢紀

高祖皇帝 姓劉名知遠更名暠在位二年

契丹知知遠而晉主不知

丁未 仍稱晉天福十二年 春正月契丹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契丹縱胡騎四出分畨剽掠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於是内外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二月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初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使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從之知遠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三月契丹德光發大梁 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

夏六月晉主知遠入大梁始改國號曰漢

隱皇帝 名承祐高祖太子在位三年

春貪不成
史筆
章聚斂有
鼠雀耗餘

戊申（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祐立）春正月漢以馮道爲太師

漢主暠殂周王承祐立

夏四月漢以郭威爲樞密使（未幾兼侍中）

庚戌（三年）夏四月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

冬十月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弑其主承祐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以是國家粗安漢主左右嬖幸浸用事邠等屢裁抑之漢主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於是遂謀殺弘肇邠章又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鄴殺威威乃留其養子鎮鄴自將大軍至封丘漢主命慕容彥超等將兵拒戰敗還是日漢主出勞軍爲亂兵所弑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馮道帥百官謁見威猶送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禍萬世
議事憤激
積漸不平
罪在二臣子
失刑
郭崇威趙
修己決策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贇高祖弟崇子）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乃議立贇遣太師馮道等詣徐州奉迎

漢太后臨朝郭威帥羣臣請之也

漢以王峻爲樞密使王殷爲侍衛都指揮使二人皆郭威之黨

契丹入寇漢遣郭威將兵擊之○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贇以太后誥廢爲湘陰公令郭威監國明年弑贇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贇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太后詔廢贇爲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後周紀

太祖皇帝姓郭名威在位三年

辛亥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北漢稱帝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

漢劉崇稱帝於晉陽更名旻仍用乾祐年號是爲北漢傳鈞繼恩繼元至宋興國四年滅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

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其封事以聞。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爲鎭寧節度使（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子養之）

北漢遣使如契丹乞師

初契丹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衞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兵

夏四月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禪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周主前論議辭色忼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冬十月契丹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周遣王峻救之契丹北漢兵夜遁）

癸丑三年春三月周主以郭榮爲開封尹封晉王

夏六月周九經板成

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九經傳布甚廣

于文定曰郭祖一正位號卽除前代苛法罷四方貢獻毁漢宮遺寶通江南糴買至乃躬謁闕里崇儒右文太平可想望矣世宗繼之南定江淮西取秦隴北取關內之地摧太原之鋒呉越閩蜀輸琛納欵神武不殺有王者之風乃兩姓相承祚不盈紀徒啓宋室一代之治耳

世宗皇帝 名榮太祖養子在位六年

甲寅 顯德元年正月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榮立○北漢孝和帝鈞立 春正月周主威殂晉王榮立

二月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三月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

周主與北漢主戰于高平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漢兵大敗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

八字衣鉢

廉恥亡何有德量

禁軍羸弱以致失國非細故也

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

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馮道嘗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賜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之敘大畧如此

時人皆以德量推之

胡友益曰馮道歷事四姓十君無恥甚矣

冬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務爲姑息羸老居多驕蹇不用命每遇大敵不走即降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乃命大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彊所向克捷

無用之物亦不少矣

舉主連坐

求言

三朴

乙卯 二年 春正月周制舉令錄法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夏四月周以王朴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周主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

必先觀其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克。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周主欣納之

材非彼燕也如此而后燕可圖也其後宋取蜀取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兵疲而功不成惜哉

讞獄

六月。周主親錄囚於內苑

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寃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丙辰三年春二月周主命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
周主親征淮南命侍衛都指揮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唐劉彥貞引兵來拒重進大破之斬彥貞唐人大恐其將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周主命趙匡胤襲之暉等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匡胤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匡胤擁馬突陣而入擊暉擒之并擒鳳遂克滁州周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遣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爲滁州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恐爲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三月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爲元帥將兵拒周師
唐主以兵屢敗遣學士李德明司空孫晟來言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周主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唐主命弟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趣六合以拒

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閲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秋八月周作欽天曆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所撰也

冬十月周以趙匡胤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匡胤表趙普爲節度推官

十一月周召華山隱士陳摶詣闕尋遣還山

周主召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丁巳四年○北漢天會元年春三月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周主既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

秋九月周以竇儼爲中書舍人

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

文陳弭盜
廣種疏亦
奏

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
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
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
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
器授以外任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世宗善
之

冬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

戊午　五年○唐中興元年 前漢主鋹大寶元年　春三月周主臨江遣水軍擊
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

夏五月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

秋八月周遣閤門使曹彬如吳越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餽遺吳越
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
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曰曩之奉使者乞匄無
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
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冬十月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

周主留心農事嘗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
田而租稅初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
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己未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周主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推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角羽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此法久絶出臣獨見詔從之

二月周淮南饑
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六月周以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尋領歸德軍節度使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

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在左右人皆失色而世宗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于爲治百官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浸寛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于文定曰五代相承將驕卒悍財匱民窮皆姑息所致也世宗能大振法紀力挽頽風斬樊愛能何徽望敵先潰斬之軍中而將知有法首宿衛之士汰甚羸弱拔其精鋭而兵知有律將吏畏愼士馬精强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由賞罰明而選練精也乃知姑息之端生于猶豫猶豫之敝起于偏私持以公而行以斷未有不可爲者

恭帝 名宗訓世宗太子 在位半年國亡

綱鑑要編卷之十八終

昌平坂學問所

文化戊辰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